

紫琅
诗会披着
秋风的庄稼

◎马智友

薄雾如纱,装饰秋风下
稻谷、大豆、玉米
和遍植的瓜果蔬菜,正在等晨
曦入场

当镜梳妆。田野里的庄稼汉
守好最后一关,紧握秋风
让柔软的心再软一些
轻轻吹过庄稼,没有倒伏

多么难得,我们在秋风下
看盛开的云朵,占领身体和灵
魂的住所

我只愿和庄稼为邻,披着秋风
低头沉思,睁着明媚的眼睛
满足对田野的一切向往

披着秋风的庄稼
在喜鹊的叽叽喳喳声里
有的喜欢扭动着腰肢
透出筋骨的柔韧和青绿
在成熟的路上,裁一截秋霞
抹一脸秋霜,不言秋寒
欢快地奔赴粮仓

心窗
片羽

时间的印章

◎陆雁

1968年12月沈从文写了长长一篇检查稿,自述心路历程。当时他的状态看来着实不好,尤其对比昔日同行。沈从文用“赫赫煌煌”形容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郑振铎、丁玲等,他们受追捧,享尊荣,如鲜花着锦。沈从文落寞寂清,为人遗忘,早年文坛的叱咤人物,已是沉默胆小的老头儿。“当时的我呢,天不亮即出门,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,坐电车到天安门时,门还不开,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,开了门再进去。晚上回家,有时大雨,即披个破麻袋。”

沈从文简单朴素的自述,没有文学意识,却很文学。读这段文字,眼前有画面:清寒的早晨,红薯的热气,刚刚泛白的天空,天空中几颗不愿隐去的星子,空荡无人的广场,横飞的密雨下瑟瑟的身躯……

沈从文是否真如他所言,并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?没人知晓。但多年后,沈从文凭借文物研究耕耘出另一片闪耀,真正赫赫煌煌时,当年那些人却在时间中沉默了,消失了。

时间是真正的盖棺定论者。时间无情,没有怜悯,只是冷眼旁观。看人受蒙蔽,看人骄傲,看人坚持,看人落魄。它不给人预言,只悄悄地,貌似不经意地,带走一些,又送来一些。于是在一个个凄寒的早晨,在烤白薯的热气里,时间酝酿、开花、结出果实。也有在空洞的褒扬中,时间轻忽如浮尘,终成荒漠。



起飞

◎宋从勇

没有为什么

◎巫爱文

昨日与女友相聚,两个半小时的用餐时间听她聊了最近的爱情观和事业发展情况。思维跳跃开拓半径超过TVB超长剧,这个没说完忽然另起炉灶说另一个,一团乱麻般的叙述里有我认识的A和B,不认识的BCDE,可以看出她的生活重心已经从原来的爱情转到了事业上。没来之前她说胃口不好,结果一餐下来她吃掉了半条鳊鱼、一盘子糖醋虾,山药炒蛋吃得底朝天,梭子蟹连蟹脚都剔得很干净。喝完两碗汤,一边打嗝一边盛了小半碗米饭,仿佛为了明天拿下大单而蓄力。

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但凡饭桌上有人介绍我是个“作家”,端起杯子的眼神都意味深长,假如没有“作家都是神经病,诗人都是疯子。”的人设预判,大抵也觉得我是个怪物。几道菜吃完一桌人也互相寒暄完毕,发现我没有想象中那样聒噪的表现欲,渐渐转换了态度。

二十年未见的女同学在吃完聚

会餐以后,聊完了彼此缺位的成长岁月后沉寂了几天,忽然在QQ上告诉我说每晚睡前都会翻几页我的书,很喜欢细致入微的描写,然后就叙述了一个超长的故事。我记得那天大概在线聊了四个小时,一边回复一边还吃了饭、洗了碗、晾了衣服。不仅仅是女同学,有些原本是基于一我对某个领域的兴趣而去接触的,后来那些人都会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,尤其是女性。记得当时不会作出任何回复,只是一个倾听者,因为诉说的人并非个个都想通过这个途径去寻找出路,能改变生活的只有他们自己。

男人主动倾诉的不太多,他们一般只会在桌上使劲儿喝酒。记得有个不善言辞的,很执着地想表达,可翻来覆去只说同样一句话,其实我想了解的是成功者的动力源头和解决困境的途径、秘诀,并不是浮在表面的东西。而有些人,就是来打个招呼的瞬间,三言两语就直接道出他商战的底牌和真相,让我诧异

得几乎接不住。

知乎上有个无数人围观的提问:去过100个以上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?留言精彩万分,大多为:见多了人与事,就会多一分理解和包容,衍生出新的处世方式,这才是真正的见世面。原先自己是个非黑即白的傻子,故事听多了,尤其是真实的身边事听多了,也慢慢改变了视角和态度,脾性也没那么暴了。作家刘瑜说过“观点的不同来自视野的不同,‘比较’是为了抽离,而抽离是为了在另一个高度反观”大概也是相同的意思。

去100个国家是不可能了,但是听100个身边的故事倒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人们为什么会冲着做一个作家的身份打开心扉?想到自己每次遇到王开岭之类的大作家或是名人,都会期待能从交流中获得生活的灵感。可我其实徒有虚名,只是文字业余爱好者而已,也可能是我想得太多,那些人只是想说话而已,不管你是谁,也没有为什么。

芬芳
一叶

回首摇滚

◎展颜

看崔健线上演唱会的那个晚上,我想起了2018年春天的太湖。那年春天,我平生第一次买了帐篷、睡袋、野营灯、LED满天星,去苏州太湖边参加了迷笛音乐节,像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般激情澎湃。

迷笛音乐节,号称中国的“伍德斯托克”,是国内第一个摇滚音乐节。那次我去迷笛,主要是为了听崔健的现场演唱会。

音乐会为期两天。白天,由年轻的摇滚乐队轮番演出,压场子的则放在晚上。崔健的演唱会会被安排在第一天的晚上。是日,晴空万里,夜幕下星月明朗,上千人聚集在草坪上,为舞台上一个戴着五星帽的“摇滚教父”欢呼、呐喊。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《笼中的鸟》《花房姑娘》《假行僧》……崔健唱了一首又一首,铿锵有力的歌喉,不输少年。我最喜欢的是《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》,当崔健唱到“快让我在这雪

地上撒点野”时,无数个歌喉放声跟唱,无数个身体齐齐摇摆,无数个欢呼此起彼伏,炙热的激情简直要把草坪给点着了。我也忘了年龄,混在一群年轻人中,疯狂地扭动,疯狂地“撒野”,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春的美好。

晚上,我把LED满天星缠在帐篷顶上。躺在帐篷里,仰望闪烁的“星空”,感觉像在童话世界里一样浪漫。隔壁帐篷里住的是大学生,一群孩子兴奋得不睡觉,聚在帐篷外弹吉他、唱情歌。我偷偷看他们,几个女孩子长发披肩,看起来斯斯文文的,却也唱着摇滚,嗨得疯狂。那不就是年轻时候的我吗?虽然我其实更爱听抒情歌曲,但我偶尔也会听摇滚,也会为摇滚疯狂,这是一个人的不同侧面,人是立体而具多面性的。

崔健之外,我听得比较多的摇滚来自唐朝乐队。

肖全的摄影集《我们这一代:最初的面孔》里有崔健,也有一张唐朝乐队早期成员组合的照片。刘义军、张炬、丁武、赵年,四个“长发大仙”,穿着T恤,站在大海边,眼神带着不羁、迷茫与憧憬。三十年前,唐朝乐队推出了专辑《唐朝》,里面的主打歌叫《太阳》,这首歌充满了新疆味。据说当年唐朝乐队主唱丁武去新疆,四处去找音乐,找朋友,找酒喝,兜里的钱用完了,身上背着两个馕可以吃一天,《太阳》那首歌地道的新疆味就来源于此。

谁又会想到,他们还翻唱过邓丽君的甜歌。1995年,摇滚明星们出过一张专辑《告别的摇滚》,用摇滚的方式来致敬邓丽君。我很喜欢专辑里的一首《夜色》,男人们用摇滚嗓唱出来别有一番味道,那是中国摇滚的光辉岁月,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青春激情岁月。

玉兰
一瓣